俠義傳

俠義傳卷十五

七十一回　楊芳懷忠彼此見禮　繼祖盡孝

且說金公審明進寶他立時收監與彩鳳抵命堂釋放惟有殺姦之人再行訪查緝獲另結斷碧蟾早就該死進祿既有淫邪之行便有殺身之報他二人死所當死也就不必深究且說秦昌回家感謝杜雍不盡二人遂成莫逆又想起靜修之言杜雍也要探望因此二人同來至盤古寺靜修與北俠見了彼此驚駭還是秦昌直爽毫無隱諱將此事敘明靜修北俠方纔釋疑始悟進寶之言盡是虛假四人這一番親愛快樂自不必言盤桓了幾日秦昌與杜雍仍然回莊北俠也就別了靜修上

杭州去了沿路上聞人傳說道好了杭州太守可換了我們的冤枉可該伸了仔細打聽北俠却曉得此人你道此人是誰聽我慢慢敘來只因春闈考試欽命包大人主考到了三場已畢見中卷內並無包公姪兒天子便問包卿世榮爲何不中包公奏道臣因欽命點爲主考臣姪理應迴避因此並未入場天子道朕原爲揀選人材明經取士爲國求賢若要如此豈不叫包世榮抱屈麼卽行傳旨着世榮一體殿試此旨一下包世榮好生快樂到了殿試之期欽點包世榮的傳臚用爲翰林院庶吉士包公叔姪碰頭謝恩赴瓊林宴之後包公遞了一本給包世榮告假還鄉畢姻三個月後仍然回京供職聖上准奏賞賚了多少

東西包世榮別了叔父帶了鄧九如榮耀還鄉至於與玉芝畢姻一節也不必細述只因杭州太守出缺聖上欲派了新中榜眼用爲編修的倪繼祖倪繼祖奉了聖旨不敢遲延先拜老師包公勉勵了多少言語倪繼祖一一謹記然後告假還鄉祭祖奉旨着祭祖畢即赴新任你道倪繼祖可是倪太公之子麽就是僕人可是倪忠麽其中尙有許多的原委直仿彿白羅衫的故事此處不能不敘出且說揚州甘泉縣有一飽學儒流名喚倪仁自幼與同鄉李太公之女定爲妻室甚麽聘禮呢有祖傳遺留的一枝並梗玉蓮花晶瑩光潤無比拆開却是兩枝合起來便成一朶倪仁視爲珍寶與妻子各配一枝只因要上泰州探親

便僱了船隻這船戶一名陶宗一名賀豹外有一個僱工
幫閒的名叫楊芳不料這陶宗賀豹乃是水面上作生涯
的但凡客人行李輜重露在他眼裡再沒有放過去的如
今見倪仁僱了他的船雖無沉重行李却見李氏生的美
貌淫心陡起賀豹暗暗的與陶宗商量意欲劫掠了這宗
買賣他別的一槩不要全給陶宗他單要李氏做個妻房
二人計議停當又悄悄的知會了楊芳楊芳原是僱工人
不敢多言一日來在楊子江倒幽僻之處將倪二拋向水
中淹死賀豹便逼勒李氏李氏哭訴道因懷孕臨邇俟分
娩後再行成親多虧楊芳在傍解勸道他丈夫已死難道
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賀豹只得罷了楊芳暗暗想道他

等作沒天良之事將來難逃報應再者看這婦人哭的可憐我何不如此如此呢想罷他便沽酒買肉與他二人賀一個得妻一個發財二人見他殷勤一齊說道何苦要叫你費心呢你以後真要好時我等按三七與你股分你道好麼楊芳暗暗道似你等這樣行爲慢說三七股分就是全給老楊我也是不稀罕的他却故意答道如若二位肯提攜于我敢則是好便殷勤勸酒不多時把二人灌的酩酊大醉橫臥在船頭之上楊芳便悄悄的告訴了李氏叫他上岸一直往東過了樹林有個白衣菴我姑母在這廟出家那裡可以安身此時天已五鼓李氏上岸不顧高低拚命往前奔馳忽然一陣肚痛暗說不好我是

臨月身體若要分娩可怎麽好正屆索時一陣疼如一陣只得勉强奔至樹林暗暗祝告道我李氏僅存倪氏一脈儻蒙皇天憐念生得一男也可以繼續香烟祝罷存身樹下不多時果分娩了喜得是個男兒連忙脫下內衫將孩兒包好胎前就別了那半枝蓮花不敢留戀難免悲戚急將小兒放在樹木之下自已恐賊人追來忙忙往東奔逃上廟中去了且說楊芳放了李氏心下暢快一歪身也就睡了剛然睡下覺得耳畔有人喚道你還不走等待何時楊芳從夢中醒來看了看四下無人但見殘月西斜疎星幾點自已想道方纔明明有人呼喚爲何竟自無人呢再看陶賀二人酣睡如雷又轉念道不好他二人若是醒來

不見了婦人難道就罷了不成不是埋怨于我就是四下搜尋那時將婦人訪查出來反爲不美有了莫若我與他個溜之乎也及至他二人醒來必說我拐了婦人逃走高飛也免得他等搜查主意已定東西一槩不動隻身上岸一直竟往白衣菴而來到了菴前天已微明向前扣門出來了個老尼開門問道是那個楊芳道姑母請開門是姪見楊芳老尼開了山門楊芳來至客堂尚未就坐便悄悄問道姑母可有一個婦人投在菴中麼老尼道你如何知道楊芳便將灌醉二賊私放李氏的話說了一遍老尼念一聲阿彌陀佛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惜乎你爲人不能爲徹錯舛你也没甚麼錯舛只是他一點血脈失於

路上恐將來斷絕了他祖上的香烟楊芳追問情由老尼便將那婦人已投在廟中言於樹林內分娩一子若被人檢去尚有生路儻若遭害便絕了香烟深爲痛惜是我勸慰再三應許與他找尋地方止了悲啼在後面小院內將息楊芳道既如此我就找尋去老尼道你要找尋有個表記他胸前有枝白玉蓮花那就是此子楊芳謹記在心離了白衣菴到了樹林看了一番並無踪跡楊芳訪查了三日方纔得了實信離白衣菴有數里之遥有一倪家莊莊中有個倪太公因五更趕集騎着個小驢見來至樹林那驢便不走了倪太公詫異忽聽小兒啼哭連忙下驢一看見是個小兒放在樹本之下身上別有一枝白玉蓮花這

老半生無兒見了此子好生歡喜連忙打開衣襟將小兒揣好也顧不得趕集連忙乘驢轉回家中安人梁氏見了此子問了情由夫妻二人歡喜非常就起名叫倪繼祖他那裡知道小兒的本姓却也姓倪呢這也是天緣湊巧姓倪的根芽就被姓倪的撿去俗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那日倪太公得了此子早已就有人知道道喜的不離門又有薦乳母的今日你來明日我往俱要給太公作賀太公難以推辭只得備了酒席請鄉黨父老這些鄉黨父老也備了些須薄禮前來作賀正在應酬之際只見又來了兩個鄉親領一人約有二旬年紀倪太公却不認得問道此位是誰二鄉老道此人是我們素來熟識的因他無

處安身聞得太公得了小相公他情願與太公作僕人就是小相公大了他也好照看他爲人最是樸實忠厚的老鄉親看我二人分上將他留下罷倪太公道他二人所費無幾何况又有二位老鄉親美意留下就是了二鄉老道還是鄉親爽快過來見了太公太公就給他起個名兒倪太公道僕從總要忠誠就叫他倪忠罷原來此人就是楊芳因同他姑母商量要照應此子故要投到倪宅因認識此莊上的二人就托他們趁着賀喜順便舉薦楊芳聽見倪太公不但留下而且起名倪忠便上前叩頭道小人倪忠與太老爺叩頭道喜倪太公甚是歡喜倪忠便殷勤張羅諸事不用吩咐這日倪太公就省了好些心從此倪忠

就在倪太公莊上更加小心留神倪太公見他忠正樸實諸事俱各託附於他無有不盡心竭力的倪太公倒得了個好幫手一日倪忠對太公道小人見小官人年紀七歲資性聰明何不叫他讀書呢太公道我正有此意前次見東村有個老學究學問頗好你就揀個日期我好帶去入學於是定了日期倪繼祖入學讀書每日俱是倪忠護持接送倪忠却時常到庵中看望就只瞞過倪繼祖剛念了有二三年光景老學究便轉薦了一個儒流秀士却是濟南人姓程名建才老學究對太公道令郎乃國家大器非是老漢可以造就的若是從我做友訓導訓導將來必有可成倪太公尚有些猶疑倒是倪忠攛掇道小官人頗能

讀書既承老先生一番美意薦了這位先生何不叫小官人跟着學學呢太公聽了只得應允便將程先生請訓誨繼祖繼祖聰明絕頂過目不忘把個先生樂的了不得光陰荏苒日月如梭轉眼間倪繼祖已然十六歲程先生對太公說叫倪繼祖科考太公總是鄉下人形景不敢妄想成人倒是先生着了急也不知會太公就叫倪繼祖遞名去赴考高高的中了生員太公甚喜酬謝程先生自然又是賀喜應接不暇一日先生出門倪繼祖也要出門閒遊閒遊稟明了太公就叫倪忠跟隨信步行來路過白衣菴倪忠道小官人此菴有小人的姑母在此出家請進去歇歇吃茶小人順便探望探望倪繼祖首從不出門今日走

了許多的路也覺乏了正要歇息歇息倪忠向前扣門老尼出來迎接道不知小官人到此未能迎接多多有罪連讓至客堂待茶原來倪忠當初訪着時已然與他姑母送信老尼便告訴了李氏李氏暗暗念佛自滿月後便拜了老尼為師每日在大士前虔心懺悔無事再也不出佛院之門這一日正從大士前禮拜回來忘記了關小院之門恰好倪繼祖歇息了片時便到各處閒遊只見這院內甚是清雅信步來至院中李氏聽得院內有脚步聲響連忙出來一看不看時則已看了時不由的一陣痛徹心髓登時的落下淚來他因見了倪繼祖的面貌舉止儼然與倪仁一般誰知倪繼祖見了李氏落淚可煞作怪他只覺的

眼眶見發酸撲簌簌也就淚流滿面不能自解正在拭淚只見倪忠與他姑母到了倪忠道官人你為何啼哭倪繼祖道我何嘗哭來嘴內雖如此說聲音尚帶悲哽倪忠又見李氏在那裡呆呆落淚看了這番光景他也不言不語拂袖拭起淚來只聽老尼道善哉善哉此乃天性豈是偶然倪繼祖聽了此言詫異道此話怎講只見倪忠跪倒道望乞小主人赦宥老奴隱瞞之罪小人方敢訴說好倪繼祖見他如此驚的目瞪癡呆又聽李氏悲切切道恩公快些請起休要折受了他不然我也就跪了倪繼祖好生納悶連忙將倪忠拉起問道此事端的如何快些講來倪忠便把怎麼長怎麼短述說了一遍他這裡說那裡李氏已

然哭了個哽氣難噎倪繼祖聽了半晌還過一口氣來道我倪繼祖生了十六歲不知生身父母受如此苦處連忙向前抱住李氏放聲大哭老尼與倪忠勸慰多時母子二人方纔止住悲聲李氏道自蒙恩公答救之後在此菴中一十五載不想孩兒今日長成只是今日相見爲娘的如同睡裡夢裡自已反倒不能深信問吾兒你可知當初表記是何物倪繼祖聽了此言惟恐母親生疑連忙向那貼身裡衣之中掏出白玉蓮花雙手奉上李氏一見蓮花哎喲了一聲身體往後一仰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二回　認明師學藝招賢館　查惡棍私訪霸王莊

且說李氏一見了蓮花覩物傷情復又大哭起來倪繼祖

與倪忠商議就要接李氏一同上莊李氏連忙止悲說道
吾兒休生忘想爲娘的再也不染紅塵了原想着你爹爹
的寃仇今生再世也不能報了不料蒼天有眼倪氏門中
有你這根芽只要吾兒好好攻書得了一官半職能殼與
你爹爹報仇雪恨爲娘的平生之願足矣倪繼祖見李氏
不肯上莊便哭倒跪下道孩兒不知親娘便罷如今既已
知道也容孩兒略盡孝心就是孩兒養身的父母不依時
自有孩兒懇求哀告何况我那父母也是好善之家如何
不能容留親娘呢李氏道言雖如此但我自知罪孽深重
一生懺悔不來儻若再墮俗緣惟恐不能消受反要生出
災殃那時吾兒豈不後悔倪繼祖聽李氏之言心堅如石

毫無回轉便放聲大哭道母親既然如此孩兒也不回去了就在此處侍奉母親李氏道你既然知道讀書要明理俗言順者爲孝爲娘的雖未撫養於你難道你不念劬勞之恩竟敢違背麽再者你那父母哺乳三年好容易養的你長大成人你未能答報於萬一又肯作此負心之人麽一席話說的倪繼祖一言不發惟有低頭哭泣李氏心下爲難猛然想起一計來須如此如此這冤家方能回去想罷說道孩兒不要啼哭我有三件你若依從諸事辦妥爲娘的必隨你去如何倪繼祖連忙問道那三件請母親說明李氏道第一件你從今後須要好好攻書務須要得了一官半職第二件你須將仇家拿獲與你爹爹雪恨第三

件這白玉蓮花乃祖上遺留原是兩個合成一枝如今你將此枝仍然帶去須把那一枝找尋回來二事齊備爲娘的必隨兒去三事之中若缺一件爲娘的再也不能隨你去說罷又囑咐倪忠道恩公一生全仗忠義我也不用饒舌全賴恩公始終如一便是我倪氏門中不幸之大幸了你們速速回去罷省得你那父母在家盼望李氏將話說完一摔手回後去了這裡倪繼祖如何肯走還是倪忠連攙代勸眞是一步九回頭好容易攙出院子門來老尼後面相送倪繼祖又諄囑了一番方離了白衣菴竟奔倪家莊而來主僕在路途之中一個是短嘆長吁一個是婉言相勸倪繼祖道方纔聽母親吩咐三件仔細想來做官不

難報仇容易只是那白玉蓮花却往何處我尋倪忠道據老奴看來物之隱現自有定數却倒不難還是做官難總要官人以後好好攻書要緊倪繼祖道我有海樣深的仇焉有自已不上進呢老人家休要憂慮倪忠道官人如何這等呼喚惟恐折了老奴的草料倪繼祖道你甘屈人下全是為我而起你的恩重如山我如何以僕從相待倪忠道言雖如此官人若當着外人還要照常不可露了形迹倪繼祖道逢場作戲我是曉得的還有一宗今日之事你我回去千萬莫要洩漏俟功成名就之後大家再為言明庶乎彼此有益倪忠道這不用官人囑咐老奴十五年光景皆未洩露難道此時倒隱瞞不住麼二人說話之間來

至莊前倪繼祖見了太公梁氏俱各照常如是倪繼祖一心想着報仇奮志攻書遲了一年又舉於鄉益發高興每日裡討論研求看看的又過了一年明春是大比之年倪繼祖與先生商議打點行裝一同上京考試太公跟前俱已稟明誰知到了臨期程先生病倒竟自嗚呼哀哉了因此倪繼祖帶了倪忠悄悄到白衣菴別了親娘又與老尼留下銀兩主僕一同進京這纔有會仙樓遇見了歐陽春丁兆蘭一節自接濟了張老兒之後在路行程非止一日來至東京租了寓所靜等明春赴考及至考場已畢倪繼祖中了第九名進士到了殿試又欽點了榜眼用爲編修可巧杭州太守出缺奉旨又放了他主僕二人好生歡喜

拜別包公包公又囑附了好些話主僕衣錦還鄉拜了父母禀明認母之事太公梁氏本是好善之家聽了甚喜一同來至白衣菴欲接李氏在莊中居住李氏因孩兒即刻赴任一來莊中住着不便二來自己心願不遂決意不肯因此仍在白衣菴與老尼同住倪繼祖無法只得安置妥協且去上任矣接任後僕能二事如願那時再來迎接大約母親也就無可推托了即叫倪忠束裝就道來至杭州剛一接任就收了無數的詞狀細細看來全是告霸王莊馬强的你道這馬强是誰原來就是太歲莊馬剛之宗弟他倚仗朝中總管馬朝賢是他叔父他便無所不爲他霸田佔產搶掠婦女家中蓋了個招賢館接納各處英雄豪

俫因此無賴光棍投奔他家的不少其中也有一二豪傑因無處可去暫且棲身看他的動靜現時有名的便是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沈中元伸手大聖鄧車病太歲張華賽方朔方貂其餘的無名小輩不計其數每日裡舞劍掄槍比刀對棒魚龍混雜鬧個不了一來二去聲氣大了連襄陽王趙爵都與他交結往來獨獨有一個小英雄心志高傲氣度不俗年十四歲姓艾名虎就在招賢館內做個館童他見眾人之中惟獨智化是個豪傑而且本領高出人上便時刻小心諸事留神殷勤奉智化為師眞感得黑妖狐歡喜非常便把他暗暗的收作徒弟悄悄傳他武藝誰知他心機活變一教便會一點就醒不上一二年光景學了一

身武藝他却時常悄悄的對智化道你老人家以後不要勸我們員外不但白費唇舌他不肯聽反倒招的那些人背地裡抱怨說你老人家特膽小了搶幾個婦女甚麼要緊要是這們害起怕來將來還能幹大事麽你老人家白想想這一羣人都不成了亡命徒了嗎智化道你莫多言我自有道理他師徒只顧背地裡閒談誰知招賢館早又生出事來原來馬強打發惡奴馬勇前去討帳回來說債主翟九成家道艱難分文皆無馬強將眼一瞪道沒有就罷了不成急速將他送縣官追馬勇道員外不必生氣其中却有個極好的事情方纔小人去到他家將小人讓進去苦苦的哀求不想炕上坐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小人

問他是何人瞿九成說是他外孫女名叫錦娘只因他女兒女婿亡故留下女兒毫無倚靠因此他自小兒撫養今年已交十七歲這瞿九成全仗着他做些針線將就度日員外曾吩咐過小人叫小人細細留神打聽如有美貌婦女立刻回稟據小人今日看見這女子真算是少一無二的了一句話說的馬強心痒難撓登時樂的兩眼連個縫兒也沒有了立刻派惡奴八名跟隨馬勇到瞿九成家將錦娘搶來抵銷欠帳這惡賊任招賢館立等便向衆人誇耀道今日我又太喜了你等只說前次那女子生的美貌那裡知道比他還有強的呢料少等時叫你衆人開開眼例衆人聽了便有幾個奉承道這那是員外福田造化我

們如何敢比這壽酒是喝定了其中就有聽不上的用話打趣他好雖好只怕叫後面知道了那又不好了馬强哈哈笑道你們吃酒時作個雅趣不要吵嚷了說話間馬勇回來禀道錦娘已到馬强吩咐快快帶上來果見了嬝嬝婷婷女子自穿樸素衣服頭上也無珠翠哭哭啼啼來至廳前馬强見他雖然啼哭那一番嬌柔嫵媚眞令人見了生憐不由的笑逐言開道那女子不要啼哭你若好好依從於我享不盡榮華受不盡富貴你只管向前些不要害羞忽聽見錦娘嬌瀝瀝道你這强賊無故的搶掠良家女子是何道理奴今到此惟有一死而已還講甚麽榮華富貴我就向前些誰知錦娘暗暗攜來剪子一把將手一揚

竟奔惡賊而來馬强見勢不好提身子往旁一閃刷的一聲把剪子扎在椅背上馬强哎喲一聲好不識抬舉的賤人吩咐惡奴將他捆在地牢惡賊的一團高興登時掃盡無可釋悶且與衆人飲酒作樂且說翟九成因護庇錦娘被惡奴們拳打腳踢亂打一頓仍將錦娘搶去只急得跺腳槌胸嚎啕不止哭嵗多時檢點了檢點獨獨不見了剪子暗道不消說了這是外孫女去到那裡一死相拼了忙到那裡探望了一番並無消息又恐被人看見自己倒要吃苦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見路傍邊有柳樹他便席地而坐一壁歇息一壁想道自我女兒女婿亡故留下這條孽根我原打算將他撫養大了將他聘嫁了却一生之願

誰知平地生波竟有這無法無天之事再者錦娘他一去不是將惡賊一剪扎死他也必自戕其生他若死了不消說了我這撫養勤勞付於東流他若將惡賊扎死難道他等就饒了老漢不成越思越想又是着急又是害怕忽然把心一橫道哎眼不見心不煩莫若死了乾淨站起身來找了一株柳樹解下絲縧就要自縊而死忽聽有人說道老丈休要如此有甚麽事何不對我說呢翟九成回頭一看見一條大漢碧睛紫髯連忙上前哭訴情由口口聲聲說自己無路可活難以對去世的女兒女婿北俠歐陽春聽了道他如此惡霸你為何不告他去翟九成道我的爺談何容易他有錢有勢而且聲名在外誰人不知那個不

曉終有呈子縣裡也是不准的北俠道不是這裡告他是叫你上東京開封府去告他翟九成道哎呀呀更不容易了我這裡到開封府路途遙遠如何有許多的盤費呢北俠道這倒不難我這裡有白銀十兩相送如何翟九成道萍水相逢如何敢受許多銀兩北俠道這有甚麽要緊呢只要你拿定主意若到開封包管此恨必消說罷從皮搭內摸出兩個銀錁遞與翟九成翟九成便撲翻身拜倒北俠攙起只見那邊過來一人手提馬鞭道你何必捨近而求遠呢新陞太守極其清廉你何不到那裡去告呢北俠細看此人有些面善一時想不起來又聽這人道你如若要告時我家東人與衙門中相熟頗頗的可托你不信請

看那邊林下坐的就是他北俠先挺身往那邊一望見一
儒士坐在那裡傍邊有馬一匹不看則可看了時倒抽了
口氣暗暗說道不好他如何這般形景霸王莊能人極多
儻然識破那時連些命不保我又不好勸阻只好暗中助
他一臂之力想罷即對翟九成道既是新陞太守清廉你
就托他東人便了說罷回身往東去了你道那儒士與老
僕是誰原來就是倪繼祖主僕北俠因看見倪繼祖方想
起老僕倪忠來認明後他却躲開倪忠帶了翟九成見了
倪繼祖太守細細的問了一番並給他寫了一張呈子翟
九成歡天喜地回家五更天預備起身赴府告狀誰知冤
家路兒窄馬強因錦娘不從搯在地牢飲酒之後又帶了

惡奴出來騎着高頭大馬迎頭便撞見了翟九成翟九成一見膽裂魂飛回身就跑馬强一疊連聲叫拿惡賊抖起威風追將下去翟九成上了年紀之人能跑多遠早被惡奴揪住連拉帶扯來至馬强的馬前馬强問道我把你這老狗你叫你外孫女用剪子刺我我已將他掐在地牢正要找人尋你見了我不知請罪反倒要跑你也就可惡的狠呢惡賊原打算拿話威嚇威嚇翟九成再要陪罪好叫他他勸他外孫女從之意不想翟九成喘吁吁道你這惡賊硬搶良家之女還要與你請罪我恨不能立時青天報仇雪恨方遂我心頭之願馬强聽了圓睜怪眼一聲呵叱噯喲好老狗你旣要青天必有上告之心想來必有寃狀

只聽說了一聲搜惡奴等上前扯開衣襟便露出一張紙
來連忙呈與馬强惡賊看了一遍一言不發暗道好利害
狀子這是何人與他寫的倒要留神訪查訪查吩咐惡奴
二名將翟九成送至縣內立刻嚴追欠債正然吩咐只見
那邊過來了一個也是個乘馬之人後面跟定老僕惡賊
一見心內一動眉一皺計上心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七十三回　惡姚成識破舊夥計　美絳貞私放新黃堂

且說馬强將翟九成送縣正要搜尋寫狀之人只見那邊
來了個乘馬的相公後面跟定老僕看他等形景有些疑
惑便想出個計較來將絲韁一抖迎了上來雙手拱道尊

兄請了可是上天竺進香的麽原來乘馬的就是倪繼祖順着惡賊的口氣答道正是請問足下何人如何知道學生進香呢惡賊道小弟姓馬在前面莊中居住小弟有個心愿但凡有進香的必要請到莊中待茶也是一片施捨好善之心說着話目視惡奴眾家人會意不管倪繼祖依與不依便上前牽住嚼環拉着就走倪忠見此光景知道有些不妥只得在後面緊緊跟隨不多時來至莊前過了護莊橋便是莊門馬強下了馬也不謙讓回頭吩咐道把他們帶進來惡奴答應一聲把主僕蜂擁而入倪繼祖暗道我正要探訪不想就遇見他看他這般權勢惟恐不懷好意且進去看他端的怎樣馬強此時坐在招賢館兩傍

羅列坐着許多豪傑光棍馬強便把遇見瞿九成搜出一張呈子寫的甚實利害我立刻派人將他送縣正要搜查寫狀之人可巧來了倪斯文秀才公我想此狀必是他寫的因此把他誆來說罷將狀子拿出遞與沈仲元沈仲元看了道果然寫的好但不知是這秀才不是馬強道管他是不是把他弔起拷打就完了沈仲元道員外不可如此他既是讀書之人須要以禮相待用言語套問他如若不應再行拷打不遲所謂先禮而後兵也馬強道賢弟所論甚是吩咐請那秀士此時惡奴等俱在外面候信聽見說請秀士連忙對倪繼祖道我們員外請你呢你見了要小心些倪繼祖來至廳房見中間廊下懸一匾額寫着招賢

館三字暗暗道他是何等樣人竟敢設立招賢館可見是不法之徒及至進了廳房見馬强坐在上位昂不爲禮兩傍坐着許多人物看了去俱非善類却有兩個人站起執手讓道請坐倪繼祖也只得執手回答道恕坐便在下首坐了衆人把倪繼祖留神細看見他面龐豐滿氣度安詳身上雖不華美却也齊整背後立定一個年老僕人只聽東邊一人問道請問尊姓大名繼祖答道姓李名世清西邊一人問道到此何事繼祖答道奉母命前往天竺進香馬强聽了哈哈笑道俺要不提進香你如何肯說進香呢我且問你既要進香所有香燭錢糧爲何不帶呢繼祖道已先派人挑往天竺去了故此單帶個老僕賞玩途中風

景馬強聽了似乎有理忽聽沈仲元在東邊問道賞玩風
景原是讀書人所爲至于謂詞告狀豈是讀書人幹得的
呢倪繼祖道此話從何說起學生幾時與人謂詞告狀來
又聽智化在西邊問道瞿九成足下可認得麼倪繼祖道
學生並不認得姓瞿的智化道既不認得且請到書房少
坐便有惡奴帶領主僕出廳房要上書房剛剛的下了大
廳只見迎頭來一人頭戴沿氊大帽身穿青布箭袖腰束
皮帶足登薄底靴子手提着馬鞭滿臉灰塵他將倪繼祖
略略的瞧了一瞧却將倪忠狠狠的瞅了又瞅誰知倪忠
見了他登時面目變色暗說不好這是冤家來了你道此
人是誰他姓姚名成原來又不是姚成却是陶宗只因與

賀豹醉後醒來不見了楊芳與李氏以爲楊芳拐了李氏去了過些時方知楊芳在倪家莊做僕人改名倪忠却打聽不出李氏的下落後來他二人又刼掠一夥客商被人告到甘泉縣內追捕甚急他二人便收什了收什連夜逃至杭州花費那無義之財猶如糞土不多幾時精精光光二人又幹起舊營生來刼了些資財賀豹便娶了個再婚老婆度日陶宗剃認得病太歲張華託他在馬強跟前說了改名姚成他便趨炎附勢的不多幾日把個馬強哄的心花俱開便把他當做心腹之人做了主管因聞朝中邸報見有奉旨欽派杭州太守乃是中榜眼用爲編修的倪繼祖又是當朝首相的門生馬強心裡就有些不得主意

時派姚成扮作行路之人前往省城細細打聽明白了回來好做準備因此姚成行路模樣回來偏偏的剛進門迎頭就撞見倪忠且說姚成到了廳上叅拜了馬强又與衆人見了馬强便問打聽的事體如何姚成道小人到了省城細細打聽果是欽派榜眼倪繼祖作了太守自到任後接了許多狀子皆與員外有些關礙馬强聽了暗暗着慌道既有許多狀子爲何這些日並沒有傳我到案呢姚成道只因官府一路風霜感冒風寒現今病了連各官稟見俱各不會小人原要等個水落石出誰知再也沒有信息因此小人就回來了馬强道這就是了我說呢一天可以打兩個來回兒你如何去了四五天呢敢則是你要等個

水落石出那如何等得呢你且歇歇兒去罷姚成道方纔那個斯文主僕是誰馬强道那是我遇見誆了來的便把翟九成之事說了一遍我原疑惑是他寫的呈子誰知我們大夥盤問了一回並不是他姚成道雖不是他却別放他馬强道你有甚麼主意姚成道員外不知那個僕人我認得他本名叫做楊芳只因投在倪家莊作了僕人改名叫做倪忠沈仲元在傍聽了忙問道他在倪家有多少年了姚成道算來也有二十多年了沈仲元道不好了員外你把太守誆了來了馬强聽罷此言只唬得雙睛直瞪濶口一張呵呵了半晌方問道賢賢賢弟你如何知知知道小諸葛道姚主管既認明老僕是倪忠他主人焉有不

是倪繼祖的再者問他姓名說姓李名世清這明明自已說我辦理事情要清之意這還有甚麽難解的馬强聽了如夢方覺毛骨悚然這可怎麽好賢弟你想個主意方好沈仲元道此事須要員外拿定主意既已誆來便難放出暫將他等鎖在空房之內俟夜靜更深把他請至廳上大家以禮懇求就說明知是府尊太守故意的請府尊大老爺到莊爲分晰案中情節他若應了人情說不得員外破些家私將他買囑要張印信甘結將他榮榮耀耀送到衙署外人聞知只道府尊接交員外不但無人再敢告狀只怕以後還有些照應呢他若不應時說不得只好將他處死暗暗知會襄陽王舉事便了智化在傍聽了連聲誇道

好計好計馬强聽了只好如此便吩咐將他主僕鎖在空房雖然鎖了他却踢蹄不安坐立不寧出了大廳來至卧室見了郭氏安人嗐聲嘆氣原來他的娘子就是郭槐的姪女見丈夫愁眉不展便問又有甚麽事了這等煩惱馬强見問便把已往情由述說一遍郭氏聽了道益發鬧的好了竟把欽命的黄堂太守弄在家內來了我說你結交的全是狐朋狗友你再不信我還聽見說你又搶了個女孩兒來名叫錦娘險些兒没被人家扎一剪子你把這女子掐在地窨裡了這如今又把個知府鎖在家裡可怎麽樣呢口裡雖如此說心裡却也着急馬强又將沈仲元之計說了郭氏方不言語了此時天已初皷郭氏知丈夫要

心未進飲食便吩咐了鬟擺飯夫妻二人對面坐了飲酒誰知這些話竟被服侍郭氏心腹了鬟聽了去了此女名喚絳貞年方一十九歲乃舉人朱煥章之女他父女原籍楊州府儀徵縣人氏只因朱先生妻亡之後家業凋零便帶了女兒上杭州投親偏偏的投親不遇就在孤山西冷橋租了幾間茅屋一半與女兒居住一半立塾課讀只因朱先生有端硯一方愛如至寶每逢惠風和暢之際腮明几靜之時他必親自捧出賞玩一番習以爲常不料半年前有一個館童因先生養贍不起將他辭出他却投在馬强家中無心中將端硯說出登時的蕭墻禍起惡賊立刻派人前去拍門硬要遇見先生迂濶性情不但不賣反倒

大罵一場惡奴等回來枝兒上添葉兒激得馬強氣冲牛斗立刻將先生交前任太守說他欠銀五百兩並有借券為証這太守明知朱先生被屈而且又是舉人不能因帳目加刑因受了惡賊重賄只得交付縣內管押馬強趁此時便到先生家內不但搜出端硯並將朱絳貞搶來意欲收納為妾誰知做事不密被郭氏妾人知覺將陳醋發出大鬧了一陣把朱絳貞要去作為身邊貼巳的了鬟馬強無可如何不知暗暗陪了多少不是方幾討得安人歡喜自那日起馬強見了朱絳貞慢說交口接談就是拿正眼瞧他一瞧却也是不敢的朱絳貞暗暗感激郭氏他原是聰明不過的女子便把郭氏哄的猶如母女之一般所有贊

璞首飾衣服古玩並鎖鑰全是交他掌管今日因是馬强到了他便隱在一邊將此事俱各竊聽去了暗自思道我爹爹遭屈已及半年何日是個出頭之日如今我何不悄悄將太守放了叫他救我爹爹他焉有不以恩報恩的想罷打了燈籠一直來到空房門前可巧竟自無人看守原來惡奴等以為是斯文秀士與若僕人有甚本領全不放在心上因此無人看守也是吉人天相暗中自有默佑朱絳貞見屈戌倒鎖連忙將燈一照認了鎖門向腰間掏出許多鑰匙揀了個恰恰投簧鎖已開落倪太守正與倪忠毫無主意忽見開門以為惡奴前來陷害不由的驚慌失色忽見進來個女子將燈一照恰恰與倪太守對面彼此

覷視各自驚訝朱絳貞又將倪忠一睒悄悄道快隨我來一伸手便拉了倪繼祖往外就走倪忠後面緊緊跟隨不多時過了角門却是花園往東走了多時見個隨牆門兒上面有鎖並有橫閂朱絳貞放下燈籠用鑰匙開鎖誰知鑰匙投進去鎖尚未開鑰匙再也拔不出來倪太守在傍着急叫倪忠尋了一塊石頭猛然一砸方纔開了忙忙去閂開門朱絳貞方說道你們就此逃了去罷奴有一言奉問你們到底是進香的還是真正太守呢如若果是太守又有冤枉好一個聰明女子他不早問到了此時方問全是一片靈機何以見得若在空房之中問時他主僕必以為惡賊用款局套問來了焉肯說出實話呢再者朱絳貞

他又惟恐不能救出太守幸喜一路來至花園並未遇人暗暗念佛及至將門放開這已救人徹了他方纔問此句你道是聰明不聰明是靈機不是倪太守到了此時不得不說了忙忙答道小生便是新任的太守倪繼祖姐姐有何冤枉快些說來朱絳貞連忙跪倒口稱大老爺在上賤妾朱絳貞叩頭倪繼祖連忙還禮道姐姐不要多禮快說冤枉朱絳貞道我爹爹名喚朱煥章被惡賊誣賴欠他文銀五百兩現在本縣看押已然半載將奴家搶來幸而馬強懼內奴家現在隨他的妻子郭氏所以未遭他手求大老爺到衙後務必搭救我爹爹要緊別不多言你等快些去罷倪忠道姑娘放心我主僕俱各記下了朱絳貞道你

們出了此門直往西北便是大路主僕二人纔待舉步朱絳貞又喚道轉來轉來不知有何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四回　淨方貂悞救朱烈女　貪賢豹挾遲紫髯伯

且說倪繼祖又聽朱烈女頭轉來連忙說道姐姐還有什麼吩咐朱絳貞道一時忙亂忘了一事奴有一個信物是自幼佩帶不離身的儻若救出我爹爹之時就將此物交付我爹爹如同見女兒一般就說奴舊以貞潔自守雖死不辱千萬叫我爹爹不必掛念說罷遞與倪繼祖又道大老爺務要珍重倪繼祖接來就着燈籠一看不由的失聲道哎喲這灌花剛說至此只見倪忠忙跑回來道快些走罷將手往胎肢窩裡一夾拉着就走倪繼祖回頭看來從

門已關燈光已遠且說朱絳貞從花園回來芳心亂跳猛然想起暗暗道一不做二不休趁此時我何不到地牢將錦娘也救了豈不妙哉連忙到了地牢惡賊因這是個女子不用人看守朱小姐也是配了鑰匙開了牢門便問錦娘有投奔之處沒有錦娘道我有一姑母離此不遠朱絳貞道我如今將你放了你可認得麼錦娘道我外祖時常帶我往來奴是認得的朱絳貞道既如此你隨我來兩個人悄然來至花園後門錦娘感恩不盡也就逃命去了朱小姐回來靜靜一想暗說不好我這事鬧的不小又轉想自己服侍郭氏他雖然嫉妒也是水性楊花儻若他被誑賊哄轉要討丈夫歡喜那時我難保不受污辱人生百

歲終須一死何況我爹爹寃枉已有太守搭救心願已完莫若自盡了省得耽驚受怕但死於何地纔好呢有了我索性縊死在地牢他們以爲是錦娘懸樑及至細瞧却就得是我也叫他們知道是我放的錦娘由錦娘又可以知道那主僕也是我放的我這一死也就有了着了主意已定來到地牢之中將綃巾解下拴好套兒一伸脖頸覺得香魂縹渺條條蕩蕩落在一人身上漸漸甦醒耳內只聽說道似你這樣毛賊也敢打悶棍豈不令人可笑這話說的是誰朱絳貞如何又在他身上到底是上了弔了不知是死了沒死說的好不明白其中必有緣故待我慢慢敘明朱絳貞原是自縊來着只因馬強白晝間在招賢館擬

錦娘搶來衆目所覩早就引動了一人暗自想道看此女姿貌非常惜乎便宜了老馬不然時我若得此女一生快樂豈不勝似神仙後來見錦娘要刺馬强馬强一怒將他搯在地牢却又暗暗歡喜道活該這是我的姻緣我何不如此如此呢你道此人是誰乃是賽方朔方貂這個人且不問他出身行爲只他這個渾號見便知是個不通的了他不知聽誰說過東方朔偷桃是個神賊他便起了綽號呼賽方朔他又何嘗知道複姓東方名朔呢如賽東道他必將東字添上叫賽東方朔不但念着不受聽而且拗口矣若是賽方朔罷管他通不通不過是賊罷了這方貂因到二更之半不見馬强出來他便悄悄離了招賢館暗暗

到了地牢黑影中正碰在那死鬼身上暗說不好也不管是錦娘不是他却右手攬定聽了聽喉間尚然作響忙用左手順着身體摸至項下把巾帕解開輕輕放在床上他却在對面將左手拉住右手右手拉住左手往上一揚把頭一低自已一翻身便把女子兩胳膊搭在肩頭然後一長身同手把兩腿一攏往上一顛把女子背負起來邁開大步往後就走誰知他也是奔花園後門皆因素來瞧在眼裡的及至來到門前却是雙扇虛掩暗道此門如何會開了呢不要管他且自走路要緊一氣走了三四里之遥剛然背至夾溝不想迎見個打悶棍的只道他背着包袱行李冷不防就是一棍方貂早已留神見棍臨近一側

身把手一揚攩住悶棍往懷裡一帶又往外一聳只見那打悶棍的將手一撒咕咚一聲栽倒在地爬起來就跑因此方貂說道似你這毛賊也來打悶棍豈不令人可笑討巧朱絳貞就在此甦醒聽見此話誰知那毛賊正然跑時只見迎面來了一条大漢攔住問道你是做甚麼的快講真是賊起飛智他就連忙跪倒道爺爺救命吓後面有個打悶棍的搶了小人的包袱去了原來此人却是北俠一聞此言便問道賊在那裡賊說賊在後面北俠回手抽出七寶鋼刀迎將上來這裡方貂背着朱絳貞往前正然走着迎面來了個高大漢子口中吆喝着快將包袱留下方貂以爲是方纔那賊的夥計便在樹下將身體一縱往後

一仰將朱絳貞放下就舉那賊的悶棍打來北俠將刀只用一磕棍已削去半截方纔道好傢伙撒了那半截木棍回手卽抽出樸刀斜刺裡砍來北俠心中順手只聽噌的一聲樸刀分為兩段方纔哟呀一聲不敢戀戰回身逃命去了北俠也不追趕誰知這賊在傍邊看熱鬧見見北俠把那賊戰跑了他早已看見樹下黑黢黢一堆他以為是包袱便道多虧爺爺搭救幸喜他包袱撂在樹下北俠道既如此隨我來你就拿去那賊滿心歡喜剛剛走至跟前不防包袱活了連北俠唬了一跳連忙問道你是甚麽人只聽道奴家是遇難之人被歹人背至此處不想遇見此人他也是個打悶棍的北俠瞧了一伸手將賊人抓住道好

賊你竟敢哄我不成賊人央告道小人實實出於無奈家中現有八旬老母求爺爺饒命北俠道這女子從何而來快說賊人道小人不知你老問他北俠揪着賊人問女子道你因何遇難朱絳貞將以往情由述了一遍原是自巳上吊不知如何被那人背出如今無路可投求老爺搭救搭救北俠聽了心中為難如何帶着女子黑夜而行呢猛然省道有了何不如此如此回頭對賊人道你果有老母麼賊人道小人再不敢撒謊北俠道你家住在那裡賊人道離此不遠不過三里之遙有一小村北上坡就是北俠道我對你說我放了你你要依我一件事賊人道任憑爺爺吩咐北俠道你將此女背到你家中我自有道理賊人

聽了便不言語北俠道你怎麼不願意將手一摧勁賊人噯呀我願意我願意我背我背北俠道將他好好背起不許回手背的好了我還要賞你如若不好生背時難道你這頭顱比方纔那人撲刀還結實麼賊人道爺爺放心我管保背的好好的便背起來北俠緊緊跟隨竟奔賊人家中而來一時來在高坡之上向前叩門暫且不表再說太守被倪忠夾着胳膊拉了就走太守回頭看時門已關閉燈光已遠只得沒命的奔馳一個懦弱書生一個年老蒼頭又是黑夜之間瞧的是忙腳底下邁步却不能大剛走一二里地倪太守道容我歇息歇息倪忠道老奴也發了喘了與其歇息莫若款款而行倪太守道老人家說的真

是只是這蓮花從何而來爲何到了這女子手內倪忠道
老爺說甚麽蓮花倪太守道方纔那救命姐姐說他父親
有寃枉恐不憑信他給了我這一枝白玉蓮花作爲信物
彼時就着燈光一看合我那枝一樣顏色一樣光潤我纔
待要問就被你夾着肐膊跑了我心中好生納悶倪忠道
這也沒有甚麽可悶的物件相同的頗多且自收好了再
作理會只是這位小姐搭救我主僕此乃莫大之恩而且
老奴在燈下看這小姐生的十分端莊美貌老爺要爲人
總要知恩報恩莫若因門楣辜負了他這番好意倪太守
聽了此話嘆道嗐你我逃命尚且顧不來還說甚麽門楣
不門楣報恩不報恩呢誰知他主僕絮絮叨叨奔奔波波

慌不擇路原是往西北却忙忙慌走了正西忽聽後面人馬聲嘶猛回頭見一片火光燦亮倪忠着急道不好了有人追了來了老爺且自逃生待老奴迎上前去以死相拚便了說能他也不顧太守一直往東竟奔火光而來剛剛的迎了有半里之遥見火光往西北去了原來這火光走的是正路可見方纔他主僕走的岔了倪忠喘息了喘息道敢則不是追我們的何嘗不是追你們的若是走大路也追上了他定了足神仍然從西來尋太守又不好明明呼喚他也會想法子口呼同人同人同人在那裡同人在那裡只見迎面來了一人答道那個呼同人却也是個老者聲音倪忠來至切近道我因有個同行之人失散故此

呼喚那老者道既是同人失散待我幫你呼喚於是也就
同人同人呼喚多時並無人影倪忠道請問老丈是往何
方去的那老者嘆道皆只因我老伴見有個姪女被人陷
害是我前去探聽並無消息因此回來晚了又聽人說前
面夾溝子有打悶棍的這纔歷處呢倪忠道我與同人也
是受了顛險的偏偏的到此失散如今我這兩腿酸疼再
也不能走了如何是好我還沒問老丈貴姓那老者道小
老兒姓王名鳳山動問老兄貴姓倪忠道我姓李偺們找
個地方歇息歇息方好于鳳山道你看那邊有個燈光咱
們且到那裡二人來至高坡之上向前叩門只聽裡面有
婦人問道甚麽人叩門外面答道我們是遇見打悶棍的

了望乞方便方便裡面答道等一等不多時門已開放卻是一個婦人將二人讓進仍然把門閉好來至屋中卻是三間草屋兩明一暗將二人讓至牀上坐了倪忠道有熱水討盃吃婦人道水却沒有到有村醪酒王鳳山道有酒更妙了求大嫂溫的熱熱的我們全是受了驚恐的了不一時婦人煖了酒來拿兩個茶甌斟上二人端起就喝每人三口兩氣就是一碗還要喝時只見王鳳山說不好了我爲何天旋地轉倪忠說我也有些頭迷眼昏說話時二人栽倒牀上口內流涎婦人笑道老娘也是服侍你們的這等受用還用老娘溫的熱熱的你們下牀去罷讓老娘歇息歇息說罷拉拉拽拽位下牀來他便坐在牀上暗想

道好天殺忘八看他回來如何見我他這樣害人的婦人比那救人的女子真有天淵之別婦人正自暗想忽聽外面叫道快開門來快開門來婦人在屋內答道你將就着等等兒罷來了就是這時候要忙早些兒來呀不要臉的忘八扎俠在外聽了問道這是你母親麼賊人道不是不是這是小人的女人忽又聽婦人來至院內埋怨道這是你出去打槓子呢好嗎把行路的趕到家裡來若不聽老娘用藥將他二人迷倒孩兒嚇明日打不了的官司呢扎俠外面聽了有氣道明是他母親怎麼說是他女人呢賊人聽了着急恨道快開開門罷爺爺來了扎俠已聽見藥倒二人就知道婦人也是個不良之輩開開門時婦人將

燈一照只見丈夫背了個女子婦人大怒道好吓你敢則
閙這個兒呢還說爺爺來了剛說至此忽然瞧見北俠身
量高大手內拿着明晃晃的鋼刀便不敢言語了北俠進
了門順手將門關好吓婦人前面引路婦人戰戰兢兢引
至屋內早見地下躺着二人北俠吓婦人將朱絳貞放在
牀上只見賊夫賊婦俱各跪下說道只求爺爺開一線之
路饒我二人性命北俠道我且問你此二人何樂迷倒婦
人道有解法只用涼水灌下立刻甦醒北俠道既如此涼
水在那裡賊人道那邊罎子裡就是北俠伸手拿過碗來
舀了一碗遞與賊人道快將他二人救醒賊人接過去盡
了北俠見他夫婦俱不是善類已定了主意道這宗[illegible]

只可迷倒他二人若是我喝了決不能迷倒不信你等就對一碗來試試看如何婦人聽了先自歡喜連忙取出酒與藥來加料的合了一碗溫了個熱北俠對賊婦說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等既可藥人自己也當嘗嘗賊人聽了慌張道別人吃了用涼水解我們吃了誰給涼水呢北俠道不妨事有我呢縱然不用涼水難道藥性走了便不能甦醒麼賊人道雖則甦醒是遲的須等藥性發散盡了總不如涼水醒的快正說間只見地下二人甦醒過來一個道李兄何得一碗酒就醉了一個道王兄這酒別有些不妥當罷說罷俱各坐起來揉眼北俠一眼望去忙問道你不是倪忠麼倪忠道我正是倪忠一回頭看見了賊人

忙問道你不是賀豹麼賊人道我正是賀豹楊夥計你因何至此王鳳山便問倪忠道李兄你到底姓甚麽如何又姓楊呢北俠聽了且不追問立刻催逼他夫婦將藥酒喝了二人登時迷倒在地方問倪忠太守那裡去了倪忠就罷詎到霸王莊被陶宗識破多虧一個被搶的女子名喚朱絳貞這位小姐搭救我主僕逃生不想見了火光只道是有人追來却又失散的話說了一遍北俠尚未答言只聽牀上的朱絳貞說道如此說來奴是枉用了心機了倪忠聽此話往牀上一看道哎呀小姐如何也到這裡朱絳貞便把地牢又釋放了錦娘自己自縊的話也說了一遍王鳳山道這錦娘可是翟九成的外孫女麽倪忠道正是

王鳳山道這錦娘就是小老兒的姪女兒小老兒方纔說打聽遇難之女正是錦娘不料已被這位小姐搭救此恩此德何以答報北俠在傍聽明此事便道爲今之計太守要緊事不宜遲我還要上霸王莊去呢等候天明務必僱一乘小轎將宋小姐就送在王老丈家中倪主管你須安置妥協了急刻趕到本府那時自有太守的下落倪忠與王鳳山二人答應北俠又將賀豹夫婦提至裡間屋內惟恐他們甦醒過來他二人又要難爲倪忠等那邊有現成的繩子將他二人綑綁了結實倪忠等更覺放心北俠臨別又諄諄囑咐了一番竟奔了霸王莊而來要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難　黑妖狐牢內暗殺奸

且說北俠與倪忠等分別之後竟奔霸王莊而來再表前文倪太守因見火光倪忠情願以死相拚已然迎將上去自已只得找路逃生誰知黑暗之中見有白亮亮一條蜿蜒小路兒他便順路行去出了小路却正是大路見道傍坡中有一窩棚內有燈光他却慌忙奔至跟前意欲借宿誰知看窩棚之人不敢存留道我們是有家主天天要來稽查的似你黑夜至此知道是甚麼人呢你且歇歇息息另投別處去罷省得叫我們跟着擔不是倪太守無可如何只得出了窩棚另尋去處剛剛纔走了幾步只見那邊一片火光有許多人直奔前來倪太守心中一急不分高

低却被道埂絆倒再也扎掙不起來了此時火光業已臨
近原來正是馬強只因惡賊等到三鼓之時從內出來到
了招賢館意欲請太守過來只見惡奴慌慌張張走來報
道空房之中門已開了那主僕二人竟自不知何處去了
馬強聞聽這一驚不小獨有黑妖狐智化與小諸葛沈中
元暗暗歡喜却又納悶竟不知何人所為竟將他二人就
放走了馬強呆了半晌問道似此如之奈何其中就有些
光棍各逞能為說道大約他主僕二人也逃走不遠莫若
大家騎馬分頭去趕趕上拿回再作道理馬強聽了立刻
吩咐備馬一面打着燈籠火把從家內搜查一番却見花
園後門已開方知道由內逃走連忙帶了惡奴光棍等打

着登籠火把乘馬追趕竟奔西北大路去了追了多時不見踪影只得勒馬回來不想在道傍土坡之上有人躺卧連忙用燈籠一照惡奴道有了有了在這裡呢伸手輕輕慢慢提在馬强的馬前馬賊問道你如何竟敢開了花園後門私自逃脫了倪太守聽了心中暗想若說出朱絳貞來豈不又害了難女恩將仇報麽只得厲聲答道你問我如何逃脫麽皆因是你家娘子憐我放了我的惡賊聽了不由的暗暗切齒罵道好個無知賤人險些見悞了大事吩咐帶到莊上去衆惡奴擁護而行不多時到了莊中即將太守搯在地牢吩咐衆惡奴你們好好看着不可再有失悞不是當耍的且不到招賢館去氣忿忿的一直來到

後面見了郭氏暴躁如雷的道好吓你這賊人不管事輕重竟敢擅放太守是何道理只見郭氏坐在牀上肘打磕滕手內拿着耳挖剔着牙兒連理也不理半晌方問道甚麽太守你合我嚷馬强道就是那斯文秀士與那老蒼頭郭氏啐道瞎扯臊滿嘴裡噴屁方纔不是我合你一同吃飯嗎誰又動了一動見你見我離了這個窩兒了嗎馬强聽了猛然省道是吓自初鼓吃飯直到三更他何嘗出去了呢只得回嗔作喜道是我錯怪了你了回身就走郭氏道你回來你就這胡吹亂嚷的鬧了一陣就走吓還說點子甚麽馬强笑道是我暴躁了等我們商量妥了回來再給你陪不是郭氏道你不用合我鬧米湯我且問你你方

纔說放了太守難道他們跑了麽馬強拍拍手道何嘗不是呢是我們騎馬四下追尋好容易單單的把太守拿回來了郭氏聽了冷笑道好嗎哥哥見你提防着官司罷馬强問道甚麽官司郭氏道你要拿就該把主僕同拿回來呀你爲甚麽把蒼頭放跑了他這一去不是上告就是調兵那些巡檢守備干把總聽說太守被咱們拿了來他們不合咱們要人呀這個亂子纔不小呢馬强聽了急的搓手道不好不好我須和他們商量去說罷竟奔招賢館去了郭氏這裡叫朱絳貞拿東西竟不見了朱絳貞連所有箱櫃上鑰匙都不見了方知是朱絳貞把太守放走他還不知連錦娘都放了且說馬强到了招賢館便將郭氏

話對衆說了沈仲元聽了並不答言智化佯為不理彷彿驚呆了的樣子只聽衆光棍道兵來將擋事到頭來說不得了莫若將太守殺之以滅其口明日縱有兵來只說並無此事只要牙關咬的緊緊的毫不應承也是沒有法兒的太守怎的員外你老要把這場官司滾出來那纔算一条英雄好漢即不然還有我等衆人齊心努力將你老救出來咱們一同上襄陽舉事豈不妙哉馬強聽了登時豪氣冲空威風陡起立刻喚馬勇付與鋼刀一把前到地牢將太守殺死把尸骸撂於後園井內衆妖狐聽了道我幫着馬勇前去馬強道賢弟若去更好二人離了招賢館來至地牢智化見有人看守對着衆惡奴道你們只管歇息

去罷我們奉員外之命來此看守再有失閃有我二人一面承管衆人聽了樂得歇息一鬨而散馬勇道賢爺爲何叫他們散了智化道殺太守這事機密事如何叫衆人知得的呢馬勇道倒是你老想的到進了地牢智化在前馬勇在後智化回身道刀來馬勇將刀遞過智化接刀一順手先將馬勇殺了回頭對倪太守道暑等一等我來救你說罷提了馬勇尸首來至後圍擲入井內急忙忙轉到地牢一看罷咧太守不見了智化這一急非小猛然省悟道是了這是沈仲元見我隨了馬勇前來暗暗猜破他必救出太守去了後又一轉想道不好人心難測焉知他又獻功去了且去看個端的即躍身上房猶如猿猴一般輕巧

非常來至招賢館房上偷偷兒看了並無動靜而且沈仲元正與馬强說話呢黑妖狐道這太守往那裡去了且去莊外看看即抽身離了招賢館蹁身越墻來至莊外留神細看却見有一個影兒奔入樹林中去了智化一伏身追入樹林之中只聽有人叫道智賢弟劣兄在此黑妖狐仔細一看歡喜道原來是歐陽兄麽北俠道正是黑妖狐道好了有了幫手了太守在那裡北俠道那樹木之下就是智化見了三人計議於明日二更拿馬强叫智化作爲內應倪太守道多承二位義士搭救只是學生昨日起直至五更費夜辛勤實實的骨軟筋酥而且不知道路這可怎麽好正說時只聽得嗒嗒馬蹄聲響來至林前蹬下一個

人來悄悄說道師父弟子將太守馬盜得來在此智化聽了是艾虎的聲音說道你來的正好快將馬拉過來北俠問道這小孩子是何人如何有此本領智化道是小弟的徒弟膽量頗好過來見過歐陽伯父艾虎唱了一個喏北俠道你師徒急速回去省得別人犯疑我將太守送至衙署便了說罷執手分別智化與小爺艾虎回莊便問艾虎道你如何盜了馬來艾虎道我因暗地裡跟你老到地牢前見你老把馬勇殺了就知要救太守弟子惟恐太守膽怯力軟逃脫不了故此偷偷的備了馬來原打算在樹林等候不想太守與師父來的這般快智化道你還不知道呢太守還是你歐陽伯父救的呢艾虎道這歐陽伯父不

是師父常提的紫髯伯呀智化道正是艾虎跌足道可惜黑暗之中未能瞧見他老的模樣見智化悄悄道你別忙明日晚二更他還來呢艾虎聽了心下明白也不往下追問說話間已到莊門智化道自轉門路不要同行艾虎道我還打那邊進去說罷颼的一聲上了高墻一轉眼就不見了智化暗暗歡喜也就躍墻來至地牢從新往招賢館而來說馬勇送尸骸往後花園井內去了且說北俠護送倪太守在路上已將朱絳貞倪忠遇見了的話說了一遍一個馬上一個步下走了倘均平看看天亮已離府衙不遠北俠道大老爺前面就是貴衙了我不便前去倪繼祖連忙下馬多承恩公搭救爲何不到敝衙略申酬謝北俠

道我若隨到衙門恐生別議大老爺只想着派人切莫悞了大事倪太守道定於何地相會北俠道離霸王莊南二里有個瘟神廟我在那裡耑等至遲掌燈總要會齊倪太守謹記在心北俠轉身就不見了太守復又扳鞍上馬迤邐行來已至衙前門上等連忙接了馬匹引至書房有書房小童余慶參見倪太守問倪忠來了不曾余慶禀道尚未同來伺候太守淨面更衣吃茶時余慶請示老爺在那裡擺飯太守道飯畧等等候倪忠同來再吃余慶道老爺先用些點心喝點湯見罷倪太守點了點頭余慶去不多時捧了大紅漆盒擺上小菜極熱的點心美味的羹湯太守吃畢在書房歇息盼望倪忠見他不同來心內有些焦

燥好容易到了午刻倪忠方纔回來已知主人先自到署心中歡喜及至見面時雖則別離不久然而皆從難中脫逃出來未免彼此傷心各訴失散之後的情由倪忠便將送朱絳貞到王鳳山家中誰知錦娘先已到他姑母那裡娘兒兩個見了朱絳貞千恩萬謝就叫朱小姐與錦娘同居一室上老者有個兒子極其儒雅那老兒恐他在家不便却打發他上縣一來與瞿九成送信二來就叫他在那裡照應老奴見諸事安置停當方纔回來偏偏僱的騾兒又慢要早到是再不能的所以來遲叫老爺懸心太守又將與北俠定於今晚捉拿馬强的話也說了倪忠快樂非常此時余慶也不等吩咐便傳了飯來安放停當太守就

吽倪忠同桌兒吃飯畢然後倪忠出來問今日該直頭目是誰上來二人答道差役王愷張雄倪忠道隨我來老爺有話交派倪忠帶領二人來至書房差役跪倒報名太守吩咐道特派你二人帶領二十名捕快暗藏利刄不准同行陸續散走全在霸王莊南二里之遥有個瘟神廟那裡聚齊只等掌燈時有個碧睛紫髯的大漢來時你等須要聽他調遣如有敢違背者同來我必重責此係機密之事不可聲張儻有洩露惟你二人是問王愷張雄領命出來挑選精壯捕快二十名悄悄的預備了且說馬强雖則一時聽了眾光棍之言把太守殺了却不見馬勇同來暗想道他必是殺了太守心中害怕逃走了或者失了脚也塩

正并裡了胡思亂想總覺不安惟恐官兵前來捉捕要人
這個亂子實在鬧的不小未免短嘆長吁提心吊胆無奈
咱家人備了酒席在招賢館大家聚飲衆光棍見馬强無
精打彩的知道爲着此事便把那作光棍闖世路的話頭
各各提起甚麼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咧又是甚麼敢做敢
當纔是英雄好漢咧又是甚麼砍了腦袋去不過碗大疤
瘌例又是甚麼不受苦中苦焉能爲人上人咧但是受了
刑俊牙不招方算好的稱的追人上人說的馬强屌了氣
的乾尿泡是的那麼一臌一臌的却長不起腔兒來正說
着只見惡奴前來道回員外馬强打了個哈欠怎麼官兵
來了惡奴道不是南莊頭兒交糧來了馬强聽了將眼一

膯道收了就是了這也值的大驚小怪復又喝酒偏偏令兒事情多正在講交情論過節猛抬頭見一個惡奴在那邊站着嘴兒一拱一拱的意思要說話馬強道你不用說可是官兵到了不是那家人道是小人纔上東莊取了銀子回來了馬強道陪好煩你交到帳房裡去就結了這也犯的上擠眉弄眼的這一天似此光景不一而足不知到底如何且聽下回分解